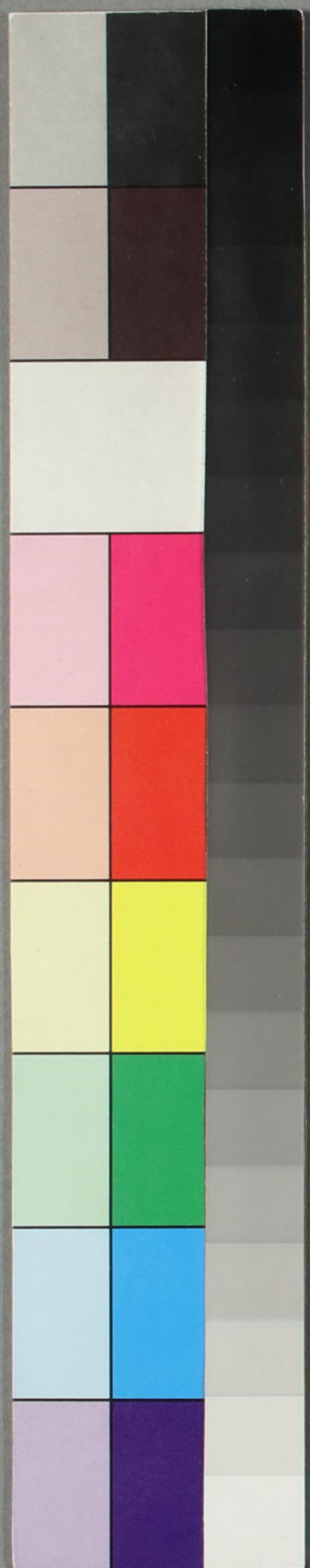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講解

十五十六



口 12
3195
8



門口 12
號 3195
卷 8

漢 30
第 30
國 30
第 30

昭和十一年
一月十四日
購

春秋左氏傳卷十五

大日本小畑行簡 著

襄公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晉侯率以會吳于

祖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

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

元傳卷十五 襄公

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ラ冬盜殺ス
鄭公子駟○ラ公子發○ラ公孫輒○ラ戌鄭虎牢○ラ
鄭公子貞○ラ師救鄭公至自伐鄭○ラ
傳十年春會于桓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
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
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弄
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桓晉荀偃
士勾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ラ
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

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
笑固請○ラ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
重○ラ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
邾人紂扶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太車之輪而蒙
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
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而絕之隊
董父登之○ラ及堞而絕之隊
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ラ
乃退帶其斷○ラ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

師久於偏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女成二事而後告。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違女既勤，余而興諸侯，率帥老夫，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手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以與向

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曰：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而退。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瑩不

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
侯有間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
偃陽姁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不茲事
仲尼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
宋門于桐門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衛侯救宋師
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
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于
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太

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
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
夫出征而喪其雄
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
耳于大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
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
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伐鄭齊崔杼

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馬。子西聞盜。不微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

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馬。子西聞盜。不微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

之○ラコデカフウコウシカハ子產止之○ラ請爲之○ラ焚書○ラ子孔不可曰○ラ
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ラ是衆爲政也○ラ國不亦難○ラ
乎○ラ子產曰衆怒難犯○ラ專欲難成○ラ二難以安國危○ラ
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ラ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ラ
亦可乎○ラ專欲無成犯衆興禍○ラ子必從之○ラ乃焚書於○ラ
倉門之外○ラ衆而後定○ラ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ラ
晉師城梧及制○ラ士魴魏絳戍之○ラ書曰戍鄭虎牢○ラ
非鄭地也○ラ言將歸焉○ラ鄭及晉○ラ
平楚子囊救鄭○ラ諸侯之師還鄭○ラ
十月○ラ

而南至於陽陵○ラ楚師不退○ラ知武子欲退○ラ曰今我○ラ
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ラ欒黶曰逃楚晉之耻○ラ
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ラ師遂進○ラ亡亥○ラ
與楚師夾潁而軍○ラ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ラ不從亦退退○ラ
楚必圍我○ラ必不戰矣○ラ從之將退○ラ猶將退也○ラ與楚人盟○ラ
如從楚亦以退之○ラ宵涉潁○ラ與楚人盟○ラ
欒黶欲伐鄭○ラ師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ラ
庇鄭鄭何罪○ラ不如致怨焉而還○ラ今伐其師○ラ

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
人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興爭政王右伯興王叔陳
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
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興訟焉王叔
之宰與伯興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
王叔之宰曰筆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
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
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旌之盟曰世世無失職
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

若筆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
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
其富吾能無筆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
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
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興合要王叔氏不
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
以相王室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二軍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

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
 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
 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
 及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

穆子曰。然則盟諸シキンシイタルマデサ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シクシンナヲヘンダヘマ
 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ハシメテタツパンタイタサクト
 三子各ハシメテタツパンタイタサクト
 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サシタハツドメルグヤク
 不サシタハツドメルグヤク入者倍征オスギンソラレツク
 孟氏使半爲臣マウケシバダシノウチキトコトアニトラトクノウチキトアニハモトヨリキ
 盡爲臣ミマモトシダアトコトヲトクノウチキトアリクノヒトリヲキミノモトシノヒト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太シタノシバタシノウチキトコトアニトラトクノウチ
 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シタノシバタシノウチキトコトアニトラトクノウチ
 楚將辟之シタノシバタシノウチキトコトアニトラトクノウチ
 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シタノシバタシノウチキトコトアニトラトクノウチ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
諸侯必至シテハハナラハセシムルニシテ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
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太
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
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
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
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
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

鄆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
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
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
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蕪
年毋壅利フタヘハハナラハセシムルニシテ毋保姦毋留愚救災患恤禍亂
同好惡獎王室或開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名川群
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
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
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
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
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
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
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
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
子展出盟晉侯十一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
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
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

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
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比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縛磬女樂二
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
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
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
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

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鮑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十年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

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李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李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大卜絜吉乃葬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

昨祭臨於周公之廟。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
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靈王求后于齊。齊侯
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
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
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
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公如
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
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
取郟。秋九

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
郟亂，分為三師，救郟，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太
師馬曰：「滅弗地曰入。」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
以治兵，使士魴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
士魴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將中軍。
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

佐之新軍無師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
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
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
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
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

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
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
敝恒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
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
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
是春秋為靈若厲余之憂也夫大夫擇焉莫對及
請為靈若厲

五命キョウウカハシ乃許ノス秋楚共王卒ス子囊謀諡ル大夫曰君有命カイミヤウ矣リ子囊曰君命カイミヤウ以ヨリ共若之何コニシテナニ毀之クハル赫コトクハ楚國而君臨之セ撫有蠻夷マンイ奄征南海アムニヤウ以屬諸夏シヨクニヤ而知其過チカヘ可不謂共乎コトハナラズニ請諡之イハシメ共大夫從之タテマツ吳ニ侵楚シ養由基奔命キョウユウキハシ子庚以師繼之ツグ養叔曰吳ニ乘我喪シ謂我不能コトハナラズ師也シ必易我カヘ而不戒コトハナラズ子爲三覆ミツフク以待我シテ我請誘之ワカシメ子庚從之タテマツ戰于庸浦ユウボ大敗ハシ吳師ニ獲公子黨コウシタウ君子コノリ以兵爲不弔コトハナラズ詩シ曰コトハナラズ不弔コトハナラズ昊天コトハナラズ亂靡有定コトハナラズ冬城防フ書シ事時也コトハナラズ於是コトハナラズ

將早城ニ臧武仲請俟フ畢農事ニ禮也ニ鄭良霄ニ太宰石ニ臧猶在楚ニ石臧言於子囊ニ曰コトハナラズ先王ニ卜征五年而歲ニ習其祥ニ祥習則行ニ不習則增脩德ニ而改ニ上今楚ニ實不競ニ行人何罪止鄭一卿ニ怨其君ニ以疾其太ニ除其偏ニ使睦而疾楚ニ以固於晉ニ焉ニ用之ニ使歸而廢ニ其使ニ夫而相牽引ニ楚人歸之ニ經十有四年ニ春王正月ニ季孫宿ニ叔老會晉士匄齊ニ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
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
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勾宋華閱衛孫林父鄭
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

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于駒支范宣子親數諸
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
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
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
諸戎是四嶽之裔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
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

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
有穀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
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擄之與晉踣之戎
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
于時以從執政猶穀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
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
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
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賦青蠅而退

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
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
之弄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太夫從晉侯伐
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

モルニ
レ
○ヘル
歸
下軍

崔杼 宋華

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
北宮括括者秦之將也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
問於士鞅曰晉太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
伯曰以其太平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
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
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召公之遺愛也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
為之請於晉而復之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
蒯入使蒯者晉之將也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章者晉之將也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怒鞭師曹
之遂誦之誦者誦也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
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
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

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好之庸知愈乎遂行
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齊公如鄆使子
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
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
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
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
射兩輶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
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

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
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
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
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
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
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
君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

倭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弄之以爲君。
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
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
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
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
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
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

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
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
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
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
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
過半。天子之車。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薨。襄亦
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

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
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
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
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
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
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
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
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

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
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
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
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楚子為庸浦之役
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兵
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

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
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子。我先王股肱。
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
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
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
於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
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亡者侮之。亂者取
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
歸。齊人始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
庚。必城鄧。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
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
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
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
成。郭。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

有十月癸亥。晉侯周卒。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
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禮也。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
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
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
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

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
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
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
餘盜在宋。鄭人囚于西伯有子產之故。
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李武子。武子寘諸下。
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
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

必無人焉ラン若猶有人シ豈其以千乘之相イサケルセリヤタイダスホ
易淫樂之矇キツトヒトガアルハ必無人焉故也ヒトカシラハ子罕聞之固請而歸ヒトカシラハ
之カトリヤ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シカカラ於是乎城成郛セヒトソウコウ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コトキ晉將爲會シヨクシキ
以討邾莒セト晉侯有疾乃止晉悼公卒遂不克ウヨリキ
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オス子蟜ソウカ送葬宋人國ソウカ
得玉獻諸子罕レヨイ子罕弗受シ獻玉者曰ミセマシニ以示玉人玉タマシ
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タマシ
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タマシ
晉

首而告曰マウシテ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オノオノ
子罕其里マウシテ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オノオノ
使復其所オノオノ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オノオノ
而歸諸范氏オノオノ

春秋左氏傳卷十五終

春秋左氏傳卷十六

大日本小畑行簡 著



襄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

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

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郕○ラ大雩冬○ス叔孫豹如晉○ニ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フ平公即位○ニ羊舌肸為傳張○
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太○
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
下○會于湫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
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
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
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太○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
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
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太○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

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
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太夫不可晉人歸諸○
侯○諸侯之師穆叔○鄭子驁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
諸侯之師穆叔○鄭子驁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
日會鄭伯為夷故也○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
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
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
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
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

我之去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陁而還冬穆叔
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
民之未息不然而不敢忘穆叔曰以
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
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
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
子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
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
宣子曰勾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
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
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界宋
也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甕重丘人
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
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
人愬于晉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風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誓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扶其傷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卑余而太璧宋公聞之曰臣

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必驕十一月甲午國人逐華臣之門。瘐狗瘐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

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其經帶杖履食嚮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所以不爲也。齊晏桓子卒。晏嬰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其經帶杖履食嚮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所以不爲也。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

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
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
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
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
如守險
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
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人
君必失國子盍圖之于家以告公公恐晏嬰
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

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興
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內寅晦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
其遁
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
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太車以塞隧而殿
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
乃伐之殿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

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
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
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
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
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
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
子斬其楫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

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
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
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
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
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
東侵及維南及近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
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
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

不出師死サ不從禮ラ不穀ニ即位於今五年ニ師徒不
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ニ大夫圖
之其若之何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ニ吾以
利社稷也ニ見使者ニ晉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
晉臣請嘗之ニ若可君而繼之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
無害君亦無辱ニ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
伯有子張ニ從鄭伯伐齊ニ孔子展于西守
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ニ子孔不敢會楚師楚
師伐鄭次於魚陵ニ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

焉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
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ニ子庚門于純門
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ニ甚雨及之楚師多
凍役徒幾盡ニ晉人聞有楚師ニ師曠曰不害吾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ニ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
功ニ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ニ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
曰在其君之德也ニ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ニ晉人
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ニ自鄆水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鄆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

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

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也

河乃瞑受舍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

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誓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因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

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戎子嬖仲。

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

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主媯之子也。主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

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
殖綽工倮會夜緹納師師將傳食高唐人
于軍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太隧故穆叔
四章會范宣子于柯穆叔叔向曰肸敢見叔向賦載馳之
叔歸曰齊猶未也叔向曰肸敢見叔向賦載馳之
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必不有其宗
子曰是謂麗其本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
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
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
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
之盟故也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
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公子

變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
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
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人
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
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
變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太
夫公子變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
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
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

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
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
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臣不堪也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
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
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

諾惠子クウガチノ子遂卒ス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

以漆閭丘來奔夏公至自晉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秋晉欒盈出

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

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トロジャウコウジフ及取邾田

也邾庶其シカラスシヨキナク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

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ニシヨキカトモ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

武仲曰子盍詰盜ヲザウチウノコモトシレタタ武仲曰不可詰也約

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ナリカ子ヲ不能武仲曰

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ニシヨキナク子為正卿

而來外盜使約去之將何以能ニシヨキナク其竊邑於邾以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ニシヨキナク其從者皆有賜

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

輿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ニシヨキナク也賞而去

之ニシヨキナク其或難焉ニシヨキナク約也聞之在上位者ニシヨキナク酒

之ニシヨキナク其或難焉ニシヨキナク約也聞之在上位者ニシヨキナク酒

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誠篤行可明徵也而後可以
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
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
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復書曰念茲在茲
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
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
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齊侯
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
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庚

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
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
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
尹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
樂氏樂氏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
實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
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

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
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
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
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
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
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
伯華叔向籍偃。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
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
伯華叔向籍偃。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
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
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
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彘。內舉不
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
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彘其
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

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
 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而相之卒
 亦惑乎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
 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
 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
 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

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シユクシヤウハムガ、イフニワヒナギバ
山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カキヤマ オホキナサバ ニカト ヒトラトリクラ カレクタチン ヲツチニハ ミツタビバミラ ヤウタスキハ ワガ カブ セハ フム豊 ヒトラトリクラ シダババミラ カラ
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聞之不亦難乎余何オンゴロヘモ井クアラ ガイトロヘノカレテ クニウ オホキニエリ トニワルモノガデク ソアヒタヘマ ニツサハヒツラガレ ガタカラ ハクノヲミガサニ ミニンギシメ
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纍懷于嬖セマ オホキニエリ トニワルモノガデク ソアヒタヘマ ニツサハヒツラガレ ガタカラ ハクノヲミガサニ ミニンギシメ
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纍盈イナラシキモノヒデヤウベツツシナイ カレ コナン アルイテ トホル キナイヲ ニシザ
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イガウノモノ オホレ イラエ ラニイガウミヤコノヤクミヨノ ナクリ至イナラシキモノガ オモヒヨラスカウテンラクウヰスチ ノヒトゴニモトガラエマミタトナリコレ
守臣將逃罪重於郊甸イバイシン ルニ スルトギ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コソシアアセデ テ マウシナ オトラ ムガブテウホウ デザサルナラシ 「オホナシタマヘト シンコウノクライテンシ バウイシン」ワタクミガ
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馬其子騭不能保任イタルヲ ハタラ ニシツキンリンノ シウワ オホホ ケラレ ノゲミヲ オメシチクラ 井トシマツク コランニムギハ ウケゴトバ

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
弃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
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
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
也。會。於商任錮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
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
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
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
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
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
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

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
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
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
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
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子
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
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
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
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

然二子者サリナガヲユキヲタテテバケライ譬於禽獸臣ハイマシハンハ食其肉シヤクハタシ

而寢處其皮矣ニシテ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ワシヤウコウヨリカヒラス夏四

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ワシヤウコウヨリカヒラス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ニソウシヤム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

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セシバチヲフカキモナバトキニヒトガザウチウツカ我將

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セシバチヲフカキモナバトキニヒトガザウチウツカ穆叔

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ニギヨシクモヤクニ國之蠹也令

倍其賦ギヨシクモヤクニ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

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

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

晉是以有戲之役ワカテインセシイカフウシクガ楚人猶競

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

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

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

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通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湫深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與執燔焉。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

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之。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

而使黜官コノコトヲシテ薄祭ハクセ祭以特羊ハニヤ殷ニヤ以少牢ニヤ而足ニヤ以其祀ニヤ歸其餘邑ニヤ曰吾聞之ニヤ生於亂世ニヤ貴而能貧ニヤ民無求焉ニヤ可以後亡ニヤ敬共事君ニヤ與二三子ニヤ生在敬戒ニヤ不在富也ニヤ己巳伯張卒ニヤ君子曰善戒ニヤ詩曰慎爾侯度ニヤ用戒不虞ニヤ鄭子張其有焉ニヤ冬會于沙隨ニヤ復錮欒氏也ニヤ欒盈猶在齊ニヤ晏子曰禍將作ニヤ矣齊將伐晉ニヤ不可以不懼ニヤ楚觀起有寵於令尹ニヤ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ニヤ楚人患之ニヤ王將討焉ニヤ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ニヤ王每見之ニヤ必泣ニヤ弃疾曰君

三泣臣矣ニヤ敢問誰之罪也ニヤ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ニヤ知也ニヤ國將討焉ニヤ君焉用之ニヤ洩命ニヤ重刑ニヤ臣亦不為ニヤ居王遂殺子南ニヤ於朝ニヤ轅觀起於四竟ニヤ子南之臣謂ニヤ弃疾請徙尸ニヤ於朝ニヤ曰君臣有禮ニヤ唯二三子ニヤ三日ニヤ弃疾請尸ニヤ王許之ニヤ既葬其徒曰行乎ニヤ行將焉入ニヤ然吾與殺吾父ニヤ王許之ニヤ遂縊而死ニヤ復使則臣王乎ニヤ曰弃疾父事讎ニヤ吾弗忍也ニヤ遂縊而死ニヤ復使遺子馮為令尹ニヤ公子黮為司馬ニヤ屈建為莫敖ニヤ有寵

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春秋左氏傳卷十六終

